



呂氏與藉僕家
讀書字孫某守
不許損失階書
遺香堂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唐平東都

李密

于世充

隋煬帝大業九年。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粟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暗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

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為羊甲署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及下令發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綽為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

忠臣

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楊宣城雋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搔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綽自玄感所逃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為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剋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

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禘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禘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禘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脩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逾印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

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官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常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為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為書遣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為京官東都舊宦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

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
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
城韓擒虎子世弼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
理卿鄭善果子儻周羅暉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要
重任委之善果譚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磧道
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弼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
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
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淆澗直趨
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
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
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
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

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麤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
寢成亂喙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帝問太史令庾質曰
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
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
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
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
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
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灋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
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
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
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
子雄殺使者逃奔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灤水與玄感戰玄感屢破

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却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衆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常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楊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郡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廼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通引

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衆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為然弘農太守蔡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言之玄感怒留攻之李

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閔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槃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斃而焚之玄感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爲郡丞周旋至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日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衆稍散爲吏所獲傳首東都楊玄感之西也常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

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常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諸應刑者支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十二年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匿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懷義自齎敕書與梁

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帝城崔讓為東都濼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程灋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困牢之不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今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閒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

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是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王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楊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是下雄才大畧士馬精銳席卷三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群盜日反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曰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楊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塍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眉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沔徧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日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屢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很可一戰擒也

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遂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回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鷹揚即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奔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笑讓帥輜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

恭帝義寧元年春二月李密說程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冲幼越王太子昭之子侗場帝命留守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間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灋曰先則制於已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緝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珽之子也博學彊記文辭贍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彥自負其才怙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帥步騎三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飢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脩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飢疲遂大敗長恭等

解衣潛竄得免犇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庚子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為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為元帥左長史東郡郡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誦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四成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

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夏四月李密以孟讓為摠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頊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為護軍頊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啗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閏甫曰蕭君如栖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閏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閏甫為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咬金皆

用爲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摠管使各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陔舉郡降密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

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程司農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矣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旣未可西上僕請問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卧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陳於回洛倉西北密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乃棄回洛奔洛口龐玉霍世舉軍于偃師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誦皆死密以鄭頹爲左司馬滎陽鄭乾象爲右司馬六月李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

列疆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秋七月煬帝遣

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

常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霽世

康之子也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

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 九月

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

其客鉅鹿魏徵為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

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

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

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弘農魏德深為政清靜不嚴而治遼

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

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

鄰城營造自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使

脩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

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喜其能遣將千兵赴東

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

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

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

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

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

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為揚州總管鄧公

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獸戰難可

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

下吏

策好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忠

忠

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韋霽王辯及河內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已未越王侗使虎賁即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帥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雒立為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即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

其人可告
有道理不
長劫一

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于五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珣之子也 冬十月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恨請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摠統衆軍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七
十三
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刺史崔世樞自
鄆陵初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貸世樞營錢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
府記室邢義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
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
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頊共說密曰讓貪悞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
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頊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
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
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
房彥藻鄭頊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
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
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
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

後斫之踏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引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
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
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群僚無復上
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為傳創讓麾下
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
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
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
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
可測也 十二月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
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
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
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郝孝德琅邪公王伯當齊郡公

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即陵城摠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賈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許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即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敵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趨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以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以城廬舍而居之鉦鼓聲聞於東

都未幾擁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撫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績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承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東都乏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二月李密遣房彥藻鄭頊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爲上柱國宋州摠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鈎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林慮

山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卽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五月王德仁旣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爲鄴郡太守。隋煬帝凶聞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爲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爲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爲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爲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爲內史令郭文懿爲內史侍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

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旣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爲然卽以琮爲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卽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爲司農卿師譽爲尚書右丞冊拜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爲右武侯大將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一稟魏公節度元文都等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爲耶文都等亦疑世充由是有隙。秋七月皇泰主遣

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行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為滑州摠管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都隨衆降密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攢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鼓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遇世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闡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奔長安盧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充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

軍黃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
 慟哭遣之出與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
 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
 世充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疆力敢及我邪世
 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
 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負
 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發皇泰主以
 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為誓不敢有二
 心乃以世充為左僕射摠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
 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
 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為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
 頭悉以其黨上之勢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

好

朝至溫聞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州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太半雜以錫鑿其
 細如線未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
 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
 文遠曰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心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扶傾
 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以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
 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忠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
 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志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
 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明人也其為人殘忍褊隘既
 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一誦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
 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
 初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
 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

此取敗

憚使世勳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具亦疎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方，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輔，踐群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盜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閻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閻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曰：「以閻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自相屠滅，謂朝力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世，勁卒良馬多死亡，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雷，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

勸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一萬餘人，馬二千餘匹。王子出帥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却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弊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闢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勲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

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徵言於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急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頊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槩洞過知節迴身挨析其槩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歛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

兵法

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谷宜勉之遂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操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擊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何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頊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頊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邴元真爲縣吏坐賊亡命從程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

兵法

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絕衆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

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冬十月李密

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北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此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關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

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李密摠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相繼來降。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郡委之選補。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

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關，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佗人所能間也。」密及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

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
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
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鄉
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諧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挑林縣收其兵
糧北走度河北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
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
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挑林
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
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
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
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
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

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彊者爲雄明公犇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
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
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抗拒一朝失執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
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
閏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正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閏甫犇熊
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
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
挑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
戴鬢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
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
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
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

計
必勸真奸

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
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
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
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
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險
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
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
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
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
素葬密于黎陽山
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大尉府官屬杜淹戴曹
皆預焉王世充專摠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聞然

民無罪為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誅之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
臺祀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
地悉平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襄右僕
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襄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襄輒
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襄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
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
大夫 甲子俘王世充于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
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 王世
充以防夫未備置雍州解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
矯稱救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暉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
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

唐平河朔 竇建德

隋煬帝大業七年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子餓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蹤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兩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群盜安祖自號將軍時鄆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脩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上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項之孫安祖爲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

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番安爲右四統軍 王世充囚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頴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暉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三月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爲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邊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

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言於世充曰君
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
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
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
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
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
黃鉞授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甲午王世充遣其
將高毗寇義州 東都道士相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
代隋為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
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
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
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

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
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與等十餘人入奏皇
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按
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輒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
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在廷者
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俟四
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
世暉幽皇泰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數勸皇泰主皆不知也
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被除禁省 乙巳王世充
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為
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
威為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與為太尉張儉為司空楊續為納言韋節為

內史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世渾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鄭頊為御史大夫世渾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東脩禮德明耻之故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效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閣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衡不

聞貴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亦聽別殷勤誦諭言詞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 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暉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

梁百年醜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爲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
爲啓陳世暉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
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
王世偉爲太保齊王世暉爲大傅領尚書令 秋七月王世充遣其將
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
爲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郟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
耻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
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廩食其所部以士信
爲陝州道行軍總管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
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
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總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敗
其河橋而還 八月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充將葛彥璋

冬十月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劼汴州刺史
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劼爲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
也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辨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
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爲
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
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爲襄邑公
三年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
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伍家爲保有舉家亡者
四鄰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
公私愁窘人不聊生矣以宮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宮中諸
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宮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餓死者日有數十世充
又以臺省官爲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懷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

爲此行者喜若登僊。夏四月，羅士信圍慈澗，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庚申，懷州摠管黃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摠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辛酉，世充陷鄧州。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顛州行臺尚書令楚王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爲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爲顛州摠管。上議擊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各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

士，至此乎？」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摠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暉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玄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摠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樊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民拔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摠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

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摠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却連營以逼之世克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八月鄧州土豪執王世克所署刺史來降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克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策攻迴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克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克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克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過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克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九月癸酉王世克顯州摠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克絕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輟轅拔之王世克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

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克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獻帥所部祀夏陳隨許穎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竝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槩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還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克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冬十月甲午王世克大將軍張鎮周來降甲辰行軍摠管羅士信襲王世克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大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摠管旣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爲士

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為管州摠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

陽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摠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

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于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

世勣擊却之使郭孝恪為書說滎州刺史魏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

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

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為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

張志詐為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

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犇還洛

陽詔以要漢為汴州摠管賜爵鄆國公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

取王世充沮華二州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遣

使詣世充許以赴援事見唐平河朔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

降辛丑王世充隨州摠管徐毅舉州降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瑒長

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摠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杜伏威遣其將陳

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

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

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

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

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

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

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

日粟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負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

賴有以

好漢

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眾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怯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靡殺傷甚眾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立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百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為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蹠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

騎將軍王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水為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裹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群臣曰懷文以槊刺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頊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為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心志頊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東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欺欲苟免邪不誅之何以制眾遂斬頊於市頊言然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懷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庚戌王泰棄河陽



走其將趙賈等以城來降別將單雄信裴孝達與摠管王君廓相持於洛
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轅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乙卯
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
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
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
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摠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
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
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
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
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
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
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

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謀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推
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寃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者日有數百世充
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
至士卒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摠管獨孤武都為
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
孝步兵摠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
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
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
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
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
曹共為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世充皆殺之恭慎達
之子也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

請為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太后知其終不為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劔又言河水清欲以擢衆為己符瑞云 閏二月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郭沉米船百五十艘 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咒誓此乃老巫媼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恩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馬軍總管知節為左

十二年冬十二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效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棄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為士

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群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甚勝兵至十餘萬人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丙辰竇建德為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

元丁丑 秋七月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

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

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眾惶惧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

子毓世雄以為畏已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

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眾續發建德與其士眾約曰夜至

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二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

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

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唐高祖武德元年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竇建德攻之歲餘

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

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為之泣諸將曰

琮久拒我軍殺傷甚眾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

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

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蘇安勳者夷三族以琮為瀛州

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

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

以勸善建德乃釋之以為治書侍御史固辭及江都敗復以為黃門侍郎

玄素乃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

謀主建德定都樂壽命所居曰金城宮備置百官 冬十一月有大鳥五

集于樂壽群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為已瑞改元五鳳宗城人

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城丞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

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內史侍郎初王
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掠冀定之間眾至
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偽與連和刀兒馳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
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眾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
婿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
皆坐毋得妄闖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壇夜設章
醮然後自衣衰絰杖行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
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
厚禮之以為內史令

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州
摠管羅藝將逆戰薛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
為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萬不
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不能至其城下
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
乃還樂壽萬均世雄之子也

二年春閏二月宇文文化及保聊城竇建德縱兵攻之生擒化及建德每戰
勝克誠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菹茹粟飯妻曹
氏不衣統綺所役婢妾纒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
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左僕射掌選事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
何稠為工部尚書右司郎中柳調為左丞虞世南為黃門侍郎歐陽詢為
太常卿詢紇之子也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
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
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為夏王建德起
於群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為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
之諮訪典禮 竇建德陷邢州執摠管陳君賓 初宇文文化及以隋大理

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隋室大臣奈何為弑君之賊效命苦戰傷瘕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為禮乃犇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夏四月竇建德聞王世充廢皇泰主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鄭公然猶休倚突厥以壯其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又傳字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

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 秋八月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洛州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洛州城下 丁未竇建德陷洛州摠管袁子幹降之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 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 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

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執摠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說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如何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冬十月己亥賜幽州摠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 辛丑李藝破建德於衡水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二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濟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

父蓋自隨為質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已未建德還洺州築萬壽疑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以客禮 十一月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實民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 十二月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定實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臨徐兗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為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父之不至曹旦建德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

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魏郡李文相號李商胡聚眾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潭毋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摠管世勣結商胡為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毋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毋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毋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曹旦旦嚴警為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李世勣世勣與曹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洺州 二月竇建德攻李商胡殺之建德

洺州勸課農桑境內無盜商旅野宿 夏五月竇建德遣高世興擊李藝於幽州不克退軍龍火城藝襲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建德大將軍王伏寶勇略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柰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秋八月竇建德共州縣令唐綱殺刺史以州來降 上遣使與竇建德連和建德遣同安公主隨使者俱還 冬十月竇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薛萬徹帥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李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 十一月竇建德濟河擊孟海公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強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大下可取也建德從之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不荅 十二月壬辰燕郡王李藝又擊竇建德於龍火城破之 張道源從竇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洺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為行軍總管使將兵出土門趣洺州 竇建德行臺尚書令怕山胡大恩請降

四年春二月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 三年行軍總管劉世讓攻竇建德黃州拔之洺州嚴倫世讓不得進會突厥將入寇上召世讓還竇建德所署普樂令平恩程名振來降 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泝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築

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
 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
 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
 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
 銳即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為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
 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
 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
 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羊厲
 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
 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
 世充馮學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
 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

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
 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
 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
 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
 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
 時正晝出兵歷北却抵河南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
 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甲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
 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繞餘四騎與
 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又
 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為斥候也世
 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
 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與敬德為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

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為書報建德論以趙魏之地久為我有為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 竇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為今之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救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

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
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
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
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據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
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
鮮迥出陳前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
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
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
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
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
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
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群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

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
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
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
入再出飛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
使從已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
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
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
德墮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
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
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
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
智者千慮不免失乎德彝甚慙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

騎遁歸洺州 壬申齊善行以洺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衆走平洺州
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民還向海隅為盜善行獨以
為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
朔士馬精彊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邪今
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為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悉心請
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
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
者即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
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上以
善行為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
王神通為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秋七月甲子秦
王世民至長安世民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

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竇建德及隋乘輿御物獻于太
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 丙寅斬建德于市

唐平隴右 薛舉

隋恭帝義寧元年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
於西邊為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
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
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仁果為齊
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衆歸之以為義
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抱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抱罕岷
山羌酋鍾利俗擁衆二萬歸之舉兵大振更以仁果為齊王領東道行軍
元帥仁越為晉王蕪河州刺史羅睺為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
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 秋七月薛舉自稱秦帝立

其妻鞠氏為皇后子仁果為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嘗獲虜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及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臯責其金寶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之 冬十二月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芝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璡殺之舉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進圖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暮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群臣曰自古天子有降者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佗歸漢劉禪仕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為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犇敗蜀先主亟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為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瑗引為謀主 姜暮竇軌進至長道為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弼餘黨與舉相遇戰敗為舉所虜

唐高祖武德元年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夏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為元帥將八摠管兵以拒之 秋七月薛舉進逼高墟游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静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静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耀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墟西南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摠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將軍慕容羅睺

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墪收唐兵死者為京觀
文靜等皆坐除名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果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却之
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
而止卒已舉卒太子仁果立居於折塢城謚舉曰武帝 己丑以秦王世
民為元帥擊薛仁果 九月甲寅秦州摠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
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
唯煮馬骨取汁和小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
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墪人偽以城降叔良遣感帥眾
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
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為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
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
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

朝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
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與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唐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薛仁果
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忸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
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
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
人救之獲免 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
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墪仁果使宗羅睺將
兵拒之羅睺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
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
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
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摠管梁實營於淺水源以誘之羅睺

大喜盡銳攻之梁實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暉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羅暉併兵擊之王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暉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已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塹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暉程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間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爲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嘗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 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上賜常達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謚忠壯撲殺忤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充淫暴腰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群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爲前鑑也

唐平河西 李軌

隋恭帝義寧元年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

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為主秋七月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軌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其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官分其家贖軌曰諸人既逼以為主當稟其號令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類群盜耳將何以濟於是統師為太僕卿士政為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 薛舉選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呂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屋終為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抱罕皆

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唐高祖武德元年秋八月上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潛詣涼州招撫之與之書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其弟懋入貢上以懋為大將軍命鴻臚少卿張俟德用拜軌為涼州總管封涼王 冬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為謀主碩見諸胡浸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隙軌子仲瑛嘗詣碩碩不為禮乃與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醜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候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群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為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心終不服密與群胡為黨排軌故人乃詬珍曰百姓餓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

忠臣也軌以為然由是士民離怨

二年春二月張侯德至涼李軌召其群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官爵可乎曹珍曰隋失其應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防且已為天子奈何復自貶黜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粲事魏故事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與師討之上遣使與吐谷渾可汗伏允連和使擊李軌李軌將安脩仁兄與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與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與貴曰臣家在涼州奔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脩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與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與貴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在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疆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與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與貴狗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與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為別夏五月庚辰與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臣聞國亡不感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子弟皆伏誅以安與貴為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為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唐平河東 劉武周

隋恭帝義寧元年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

勇喜任俠爲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王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賑卹豈爲民父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卧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敢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春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飢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鴈門郡臣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壬寅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六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揚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爲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爲尚書左僕射妹壻同縣苑君璋爲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旣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

唐高祖武德二年春三月辛卯劉武周寇并州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衆軍於黃蛇嶺兵鋒甚盛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嘗寇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彊遣之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五月丙戌劉武周陷平遙初易州賊師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圍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二萬寇并州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

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摠管
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絕接子英陽
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虜兵大敗寶誼仲文皆
為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 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
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摠管討劉武周聽以便宜
從事 秋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浹旬而退 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
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
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身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
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
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為金剛所虜謀
逃歸金剛殺之裴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武周進逼并
州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
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士
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
事故遣寶誼宇文歆輔之晉陽噫四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
關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寶誼曾無規諫又掩覆
之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
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
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為武周所虜政會密遣
人奉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
軍劉弘基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 冬十月劉武周將宋金剛
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帥之畧唯發使駱驛趣虞恭二
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自
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

州摠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一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性相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以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涪州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心行掠之餘未有倉廩人情恒擾聚入城堡徵歛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使諭民民間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四馳百餘步為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

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吾陽討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稟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摠管劉世讓皆為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摠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為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三年春正月將軍秦武通攻王仁本於蒲反行本出戰而敗開門出降辛巳斬行本 宋金剛圍絳州 二月劉武周遣兵寇潞州隋長子壺關潞州刺史郭子武不能禦上以將軍河東王行敏助之行敏與子武不叶或言子武將叛行敏斬子武以徇乙巳武周復遣兵寇潞州行敏擊破之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 劉武周數攻浩州為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夏四月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

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為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為左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倫

封府軍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翬斬之嵐州摠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上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羣臣賜綰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摠管

唐平江陵

隋恭帝義寧元年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馮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銑巖之孫也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為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衆歸之以柳生為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勲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負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銑大驚曰今欲撥亂返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為若主矣因步出軍

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
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為政且柳生為盜日久今雖
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為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
叔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丙申銑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唐高祖武德元年夏四月蕭銑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
琮為孝靖皇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璿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
人皆為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為
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
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竇長真亦以鬱林始安
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銑
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從銑遣竇長真帥嶺南兵自海道攻
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

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為軍司馬
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
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士廉勸之子也始安郡臣李襲志遷哲之孫
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銑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
皆不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襲志曰公中州貴族久臨鄙郡
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
也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欲
斬說者眾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為銑所虜銑以為工部尚
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
之勝兵四十餘萬

二年秋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
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

至西陵大破之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蕭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

三年蕭銑性偏狹多猜忌諸將恃功恣橫好專誅殺銑患之乃宣言罷兵營農欲奪諸將之權大司馬董景珍弟為將軍怨望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時鎮長沙銑下詔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冬十一月甲子以長沙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癸卯峽州刺史許紹攻蕭銑荆門鎮拔之蕭銑遣其齊王張繡攻長沙董景珍謂繡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卿不見之乎何為相攻繡不應進兵圍之景珍欲潰圍走為麾下所殺銑以繡為尚書令繡恃功驕橫銑又殺之由是功臣諸將皆有離心兵勢益弱

四年春正月丙戌黔州刺史田世康攻蕭銑五州四鎮皆克之李靖說

趙郡王孝恭以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二月辛卯改信州為夔州以孝恭為摠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孝恭未更軍旅以靖為行軍摠管兼孝恭長史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夏六月黃州摠管周法明攻蕭銑安州拔之獲其摠管馬貴遷秋七月辛巳襄州道安撫使郭行方攻蕭銑都州拔之九月

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為荆湘道行軍摠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摠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為荆郢道行軍元帥出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摠管周灋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倏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冬十月辛卯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

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
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
進入北江銑江州摠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方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總留
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
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
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自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
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
兵飄銑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銑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
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
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
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
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

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
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摠管丘
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
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
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 人之故
陷百姓於塗炭乎乙巳銑以太牢告于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
銑帥羣臣總縑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
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
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跣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
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使士民失望恐
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
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

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慶興 輔公柝

隋煬帝大業九年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柝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群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海潮亦聚眾為盜伏威使公柝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眾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顯眾入葦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顯眾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

力伏威使公柝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眾

十一年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群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眾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渡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儼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稜為之冠既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葦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眾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恭帝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媯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

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柘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唐高祖武德元年武康沈灋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灋興為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弒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陽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總管承制置百官

宇文化及之發江都也以杜伏威為歷陽太守伏威不受仍上表於隋皇泰主拜伏威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沈灋興亦上表於皇泰主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

二年沈灋興既克毗陵謂江淮之南指撫可定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灋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灋興及伏威灋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揚子相去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營伏威怒復遣兵襲綸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楊賊帥樂伯通帥眾萬餘降之子通以為左僕射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

三年夏六月壬辰詔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楚王杜伏威為使持節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以輔公柘為行臺左僕射封舒國公李子通度江攻

沈灋興取京口灋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之戰於慶亭元超敗死灋興棄毗陵奔吳郡於是丹楊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灋興府掾李伯藥為內史侍郎國子祭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柘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闕稜王雄誕為之副公柘度江攻丹楊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眾數萬拒之公柘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為前鋒及使千人踵其後曰有退者即斬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子通為方陳而前公柘前鋒千人殊死戰公柘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柘逐之反為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柘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楊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沈灋興於吳郡大破之灋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灋興中途而悔欲殺孝辯更

向會稽孝辯覺之灋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群臣徙都餘杭盡收灋興之地北自大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四年冬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裨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庚寅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歙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數千犯其陳戰纒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摠管賜爵宜春郡公

五年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
丁亥杜伏威入朝廷升御榻拜太子太保仍兼行臺尚書令留長安位在
齊王元吉上以寵異之以闕稜為左領軍將軍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
威既來江東未定我往收舊兵可以立大功遂相與亡至藍田關為吏所
獲俱伏誅

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吳王杜伏威為太保 秋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
射輔公柘反初杜伏威與公柘相交善公柘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
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闕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
右將軍潛奪其兵權公柘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為學道辟
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柘守丹楊令雄誕典兵為之副陰謂雄誕曰
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柘為變伏威既行左遊仙說公柘謀反而雄
誕握兵公柘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有二心雄誕聞之不悅稱

疾不視事公柘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諭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
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柘何無故自求滅
族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為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
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柘知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
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
皆為之流涕公柘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條鎧仗運
糧儲尋稱帝於丹楊國號宋修陳故宮室而居之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
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摠管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為西南道大行
臺

五年二月豫章賊帥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來降拜洪州摠管是歲三月
善安反遣舒州摠管張鎮周等擊之 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
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摠

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摠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柘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柘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九月戊子輔公柘遣其將徐紹宗寇海州陳政通寇壽陽 冬十一月黃州摠管周灋明將兵擊輔公柘張善安據夏口拒之灋明屯荆口鎮壬午灋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漁艓而至見者不以為虞遂殺灋明而去 甲申舒州摠管張鎮周等擊輔公柘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 十二月癸卯安撫使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為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摠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陳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間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既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間之大怒悉衆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摠管摠管亦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為其所制故自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摠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去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柘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柘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七年春正月壬午趙郡王孝恭擊輔公柘別將於樅楊破之 二月辛丑輔公柘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安撫使李大亮引兵擊公柘破之趙郡王孝恭攻公柘鵲頭鎮拔之 壬子行軍副摠管權文誕破輔公柘之黨於猷州拔其枚洄等四鎮 太保吳王杜伏威薨輔公柘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給其衆及公柘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名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即位知其冤赦之復其官爵 三月丙戌趙郡王孝恭破輔公柘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辛卯安撫使任瓌拔楊

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 戊戌趙郡王孝恭克丹楊先是輔公柘遣其將
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
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
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
碓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
孝恭營孝恭安卧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據水陸
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楊掩其巢穴丹楊既潰慧亮等自降矣
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柘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為不少
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柘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楊旬月不下慧
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
正以公柘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
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勦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

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關稜兒言謂賊眾曰汝曹不識
我邪何敢來與我戰賊眾多稜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
恭靖乘勝逐北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戌皆潰慧亮正通等遁歸殺傷
及溺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楊公柘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欲就
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柘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總五百人夜宿常
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柘覺之棄妻子獨將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
康為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執公柘送丹楊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
南皆平已亥以孝恭為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為兵部尚書頃之廢行
臺以孝恭為揚州大都督靖為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
關稜功多頗自矜伐公柘誣稜與已通謀會趙郡王孝恭籍沒賊黨田宅
稜及杜伏威王雄誕田宅在賊境者孝恭并籍沒之稜自訖理忤孝恭孝
恭怒以謀反誅之

唐平山東

劉黑闥

唐高祖武德二年 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與竇建德善後為群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為騎將每見世充所為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為將軍賜爵漢東公四年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屠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高雅賢王小胡家在洛州欲竊其家以逃官吏捕之雅賢等亡命至貝州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及雅賢等於是願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段達單雄信等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吾屬自十年以來身經百戰當死久矣今何惜餘生不以之立事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

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食定計聚衆得百人秋七月甲戌襲漳南縣據之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洛州魏冀定滄並置摠管府丁丑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行臺右僕射 八月丁酉劉黑闥陷鄆縣魏州刺史權威具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收其餘衆及器械竇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定州摠管藍田李玄通擊之又詔幽州摠管李藝引兵會擊黑闥 丁未劉黑闥陷歷亭執心衛將軍王行敏使之拜不可遂殺之 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摠管封魯郡公劉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辛亥圓朗執

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胡為大行臺元帥充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
 右皆應之辛酉徐圓胡自稱魯王 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
 藝兵合又發邢洛相魏恒趙等州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
 南布陳十餘里黑闥衆少依隄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
 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李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
 之逐犇數里聞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
 為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庚寅
 劉黑闥陷瀛州刺史盧士觀觀州人執刺史雷德備以城降之 毛州刺
 史趙元愷性嚴急下不堪命丁卯州民董燈明等作亂殺元愷以應劉黑
 闥 冬十月壬寅劉黑闥陷定州執摠管李玄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為大
 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肉饋之者玄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來
 相開慰當為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劔舞願假吾刀守者與之玄

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
 息世間哉即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之為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為大將
 十二月乙卯劉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魏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
 趙魏故實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
 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摠管李世勣先屯宗
 城棄城走保洛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
 身免丙寅洛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築壇城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
 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
 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
 可汗遣侯斤宋邪那帥胡騎從之左武衛將軍秦武通洛州刺史陳君賓
 永寧令程名振皆自河北道歸長安 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
 黑闥 己巳劉黑闥陷邢州趙州庚午陷魏州殺摠管潘道毅辛未陷

辛州

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為左僕射董康買為兵部尚書高雅賢為右領軍徵王琮為中書令劉斌為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

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秦王世民軍至獲嘉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劉黑闥黑

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第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洺水人李去感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

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

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

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

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藥廉趙四州獲黑

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洺州

劉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

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

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

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郊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世民登城西南

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

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

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辛巳秦王世

民拔洺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洺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

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為左僕射軍中高

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

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為王小胡所擒黑
闥運糧於冀負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沉其舟焚其
車秦王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
兵掩其後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
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
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
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
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力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
宜早亡奔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
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
東悉平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
有劉世徹者其人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將
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
迎世徹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為人所惑欲迎劉世徹而奉之世徹若
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
圓朗復以為然世徹至已有衆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
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
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王世民自河
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
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
趨濟陰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夏六月辛
亥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詔燕郡王李藝擊之乙卯遣淮安王神通擊
徐圓朗丁卯劉黑闥引突厥寇定州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
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摠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劉黑闥至定州其故將曹湛董康買亡命在鮮虞復聚兵應之甲午以淮陽王道玄為河北道行軍總管以討之 九月劉黑闥陷瀛州殺刺史馬匡武鹽州人馬君德以城叛附黑闥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壬子以元吉為領軍大將軍并州大總管癸丑具州刺史許善護與黑闥第十善戰於郟縣善護全軍皆沒甲寅右武侯將軍桑顯和擊黑闥於晏城破之觀州刺史劉會以城叛附黑闥 乙丑行軍總管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委老夫今王輕銳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玄獨進敗沒萬寶勳兵將戰士卒皆無闔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

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管盧江王援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為黑闥所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 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 己亥齊王元吉遣兵擊劉十善於魏州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留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 十二月戊午劉黑闥陷恒州殺刺史王公政 癸亥幽州大總管李藝復廉定二州 甲子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獲其萃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劉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七
事者無問親疎皆聽直入卧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花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留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以功進封道國公乙丑并州刺史成仁重擊范願破之 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卒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未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任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即過橋西衆遂大潰棄仗來降大軍度橋進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

亡去

六年春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魏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為官軍所迫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憇止德威饋之食食未畢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并其第十善斬於洛州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二月丙寅徐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為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二十七

卷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